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四

論今年停舉選狀 唐韓愈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

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年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與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

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昊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禄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

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

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閒疆埸之上日相攻刼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

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輙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羇旅異鄉與賊不

相諳委望風慴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
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
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
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
閭里懷離別之思今閒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
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
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分處猶願
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

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名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逺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濶逺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刼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

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
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
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
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
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勑諸
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
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

銷其凶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悉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

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後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役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

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安有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説

黄家賊事宜狀　韓愈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黄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説至精至熟其賊並

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刼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深謀遠慮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

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敝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

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羇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

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邑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

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畧使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論鹽法事宜狀 韓愈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敕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深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

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課糧年可収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羸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

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叅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月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曾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

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布化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等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

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名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後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

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作計）令又稱既有巡按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

幾量留之外収其糧課一歳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糴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絶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歳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以來且未責以課利然必數倍較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歳頓缺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較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畜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糶上或有來字今按丈勢恐來字上更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

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

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税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

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蘇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值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宜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糴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

實戸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遅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寛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戸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遅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茍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

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輙於諸軍諸使覔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如有違犯應有貲財竝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榷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覔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其罪一朝窮䠞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収市重寶逃入反側

之地以資冠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嘩請令所由切加収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竝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執送

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李德裕

右臣頃蒙先朝授鉞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讐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為郅支報

讎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日幸逢英主忝被台司輙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瀘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湟盡没惟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為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臯以經畧河湟此城為始盡鋭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

鳥徑屈蟠猛士多麋於礓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刼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邉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貴探情偽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匼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

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収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為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頒俟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况臣未甞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

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論乞垂矜含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即路寃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収送鄧叔簡冊昭垂況乎大國負此異族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職由愚臣陷此非罪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

追奬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襃贈冀華夷感徳幽顯

伸寃警既往之倅心激將來之峻節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繆瀌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五

論夏竦謚第一狀 宋司馬光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輙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等竊以凡爲人臣受禄不必多居位不必高茍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

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
竊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
謂也葢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
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葢以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
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内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
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
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
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黷愚不達大體不

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為東宮之臣故也嚮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為不合衆心耶陛下必以竦為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揜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阻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為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

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為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為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絶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

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儁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冐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為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司馬光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

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氷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東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耶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

本末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外乂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繇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羣

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踈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望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禄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踈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况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

之深思慮遠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葢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睿意早定大議則鄉時純孝巍

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為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閎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居攝儲貳之位以俟皇嗣

之坐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葢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黙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

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為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為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為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為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扶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冀毫釐之幸也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

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犯冕旒伏地待罪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司馬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輙以瞽言干犯聖德伏地傾耳以俟明詔於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寛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

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爲國家者政有大小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溢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污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

然則在於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禦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維豈能為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況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

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内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嘩驚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而為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拭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幾間

不容髮日失一日貴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爲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司馬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葢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耶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耶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踈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

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

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覩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强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

庶人茍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無此為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意而聽察之耶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鬬葢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

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闔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為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順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臥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

官也臣愚以為自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禄於今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為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所垂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鄉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

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

陛下早留神詳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六

論史館日歷狀 宋 歐陽修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

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送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

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

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龎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

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竝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竝書之已上事節竝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令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

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在追修外截自今後竝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年分竝許史院牒閤門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竝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議學狀 歐陽修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

之難行者何哉葢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葢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

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弟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

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偷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設施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葢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

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將速取之歟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為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

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歴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

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皆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

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偷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

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致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

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逺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揺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

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郣丹必攻河東請

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

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陜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

專責弼等條例大事而施行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畧條數事然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

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契丹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邊思雪國家之前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

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邊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信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

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令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

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員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亦且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

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阻者何況更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

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怨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修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

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

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

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

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

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

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

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

事惟樂因循祗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時外

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賍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繊惡如錢延年庸常齪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寖廢生民疾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溥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

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令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

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溥效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臣伏見兵興以來

公私困獘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謬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别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愽矣

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贓吏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

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强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羣下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

三曰内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方外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

施設乖方不知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稽遲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糺舉棄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濫冒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

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葢為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强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

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謡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四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七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宋 歐陽修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

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為陛下深思極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元昊之奸謀衆口云云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為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

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閥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必須廷議葢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秘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

置乗遠豈能揜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竝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禆萬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歐陽修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

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
宸衷决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
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
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
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
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别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
猶謂縱使賊肯稱臣而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
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

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謬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鋭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别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

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

人但欲苟和之人寛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寛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絶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

福也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輙以外料敵情内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睿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

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翦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推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歷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敝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猒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

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一無此也夫所謂内量事勢者蓋以慶歷用兵之時視 如字 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虚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

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羌也其包畜奸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皇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

也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歷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曽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葢往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羌此所以敗也方

令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茍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算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黄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

其大者夫元昊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歷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

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兵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一無此字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

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者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

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犇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葢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重葢欲攻黠桀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其若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

漢兵馬之强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廵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

糧常具兵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横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畧如此爾然臣足未甞踐邊陲目未甞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説爾

論契丹侵地界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北兵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慮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敵性貪狼久為國患欺弱畏強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為拒絶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

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敵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鄰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强尚須勉强何況勢均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敵中强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

常有懼敵之色而無憂慮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敵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强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北塞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

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減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北人殺漢人者罰漢人殺北人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刼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

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强虛張因我巡兵侵我
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强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
其强弱知其情偽則無不勝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
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
二國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
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
北人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
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

揀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强難敵矣今彼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化惰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人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國勢非久相攻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人驅新勵之

强兵無西人之後患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

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為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北人侵我冶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忘此

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諆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令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况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

論劉三嘏事狀 歐陽修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

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來投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筭未能為朝廷出一竒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别恐引惹臣請畧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邊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

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絶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懐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蝦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

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絶縱跡别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也三蝦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蝦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絶其

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為三𤜶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𤜶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𤜶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徽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羣言取進止

論修河第一狀　歐陽修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説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羣議一揺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决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

騷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

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歳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别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

曾議修塞當時公移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橫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壊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

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知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

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

慈特降徳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

論修河第二狀　歐陽修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葢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

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濵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

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歸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歸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

壅淤故又於横壠大决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决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横壠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横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决然則京東横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决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

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髙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决銅城已上何縁而頓於橫壠之口亦何縁而大决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

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

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横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慱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

道淤澁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决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决之虞復故道上流必决開六塔上流亦决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决臣請選知水利之

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塞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特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

論修河第三狀歐陽修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説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

三曰無竒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

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愚戇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

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輕重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

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决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

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深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堤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患一也幸而商胡可塞

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濵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

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喻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攏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

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

予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五